

曲坛沧桑

我的曲艺表演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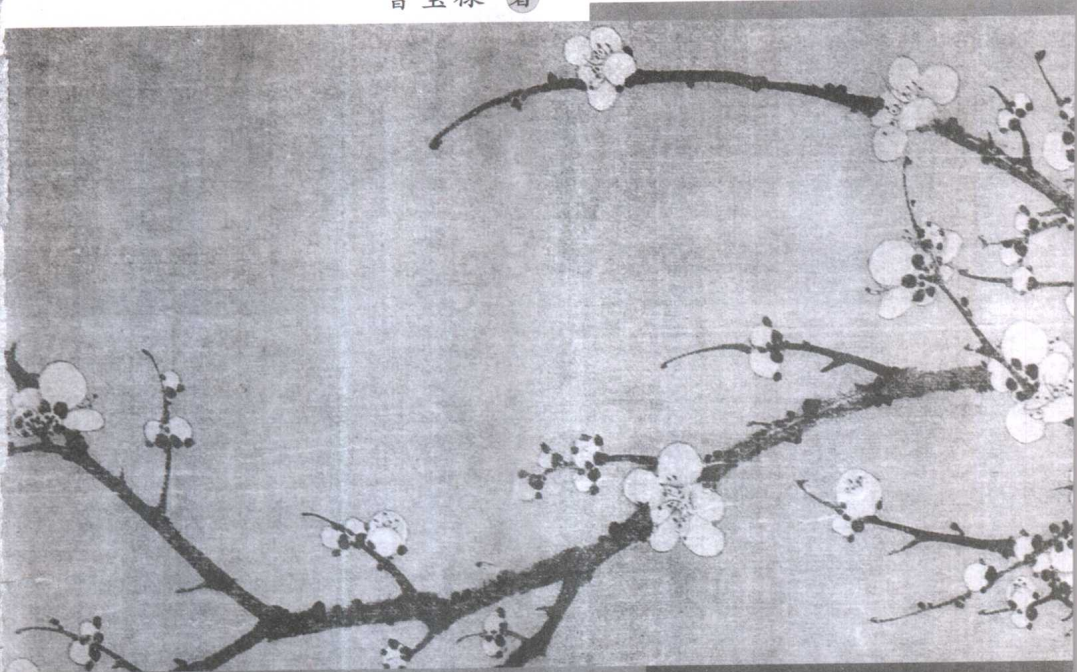
曹宝禄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曲坛沧桑

——我的曲艺表演生涯

曹宝禄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曲坛沧桑: 我的曲艺表演生活/曹宝禄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
ISBN 7-5004-3670-X

I. 曲… II. 曹… III. 曹宝禄 - 回忆录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1489 号

责任编辑 王半牧
责任校对 韩天伟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4

字 数 253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曹宝禄先生



曹宝禄先生晚年演出剧照，韩德福先生伴奏



首都博物馆收藏曹宝禄先生三十年代演出时所用的三弦、八角鼓、桌帟



曹宝禄、黄和平三十年代结婚纪念照



曹宝禄及家人合影（前：曹宝禄、黄和平夫妇，后：曹寿生、谢文绣）



曹宝禄先生晚年与孙女曹芳、曹婕合影



曹宝禄先生及家人合影。前排右起：曹宝禄、黄和平夫妇，中排右起：长女曹淑贤、三媳王素秀、长孙女曹荣慧，后排右起：五子曹寿生、三子曹殿芳、长子曹殿荣、次子曹殿卿、四子曹寿福



1954年曹宝禄先生与家人合影。前排右起：曹宝禄、五子曹寿生、黄和平；后排右起：二儿媳沈乃瑜、次子曹殿卿、四子曹寿福、长女曹淑贤



曹宝禄先生晚年与次子曹殿卿合影

序 言

曲艺是东方古老的民族文化，数千年来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曲艺亦称“技艺”、“说话”，是民间文化艺术宝库中、浩瀚烟波中的一颗明珠。它始于周，成于唐，盛行始于宋（特别是南宋）。由于商业的发达，都市繁荣程度迅速增长，在当时具有特殊色彩的“瓦舍技艺”的平民艺术“说话”也和瓦舍众系技艺一起繁盛起来。

“说话”的艺人被称为“说话人”，“说话”的“话”是故事。说话中精湛的口头文学艺术，以说唱形式，通过话本（脚本）或师徒口传耳授甚至即兴表演，流传至今。故事中的忠与奸、英雄与恶霸、才子与佳人、风花雪月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可歌可泣、可憎可颂，有血有肉的故事情节催人泪下，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得到传播，在大江南北平民百姓中，默默地深深扎下意识上的印记。

“说话人”大多数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在半饥饿状态下走街串巷，在街头巷尾、茶馆酒肆弹唱、叙述、发展着说唱故事。说话人随着时代的发展称呼已有所不同，歌伎、卖唱人、戏子被达官显贵视作玩物，社会地位低下。

《曲坛沧桑》是老艺人对所经历沧桑、磨难的叙述，有喜乐、有忧愁，是一部实话实说的叙述，从侧面反映出二十世纪的社会变迁。

作者的思想意识由朦胧状态下的通过卖唱养家糊口，发展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日军侵华，国家民族危难之

时，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愿做亡国奴的大潮撞击下，作者毅然决定同当时“鼓界大王”刘宝全去北京南苑等处慰问原国民党二十九军抗日部队，这在当时与敌人刺刀咫尺相见的条件下是一种勇敢行动。尤其是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新中国就像东方的太阳，气势蓬勃，冉冉升起，作者瞬间感到自己由倡优戏子、卖唱人、伺候达官显贵老爷的人，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中国人”、“文艺工作者”。这至高无上的荣誉称号，使作者异常兴奋，满腔热忱倾吐而出。他决心把毕生从事曲艺，挖掘整理，献给自己热爱的伟大祖国和人民。

不久，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中，作者毅然决定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沿阵地，先后两次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后，他又走遍全国向人民和解放军进行慰问和汇报演出。因此，国家和人民赋予作者崇高荣誉，他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全国文联委员、北京市曲艺工作协会会长、北京市曲艺团团团长、前门小剧场经理等职务。但作者功成不居，平易近人，对同行和同志慷慨扶济，向作家老舍同志及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小培、余胜荪、盖叫天等同志虚心请教，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并挖掘传统曲艺“梅花大鼓”、“联珠快书”恐其中断失传，也为曲剧的形成、发展和提高起到了关键性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后，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在祖国大地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首当其冲的是文学艺术，京剧和各地方剧种，当然也包括曲剧和曲艺，遭到了空前浩劫。与此同时，文艺工作者也陷入困惑和磨难，作者感到迷惘，茫然不知所措，默默地注视着，但他为曲艺事业献身的决心并未消失。当得到平反昭雪后，作者已近古稀之年，适时编写的《当代中国——北京分册》将作者在建国初期对曲

艺工作的开拓等贡献写进史册，充分肯定他的成绩。

一九八三年，美国达慕思大学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方语言系赵如兰、石清照、白素贞等外籍教授专程来京访问时，对作者做了高度评价。这也表明，东方的说唱民间艺术是世界文艺宝库中的瑰宝。

《曲坛沧桑》这部书有喜与忧、痛苦与磨难，有滔滔不绝的叙述与耐人寻味的思索。作者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足迹仍遗留在文学宝库中，使有识者叙述、议论着……

卜 路

二〇〇〇年六月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即着手撰写回忆录《曲坛沧桑》,用了一年有余的时间完成了初稿,真是废寝忘食,日以继夜,愿将六十余载从事曲艺之经验与教训、继承与积累,留给后人参考、借鉴。父亲去世后,在九十年代,我本想将原稿送到某出版社出版,当时由于很多社会因素未能如愿。

我自幼跟随父亲身边,记得在五十年代,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剥夺了演唱权,被安排在他经常演出的前门小剧场的小卖部,出售香烟、糖果和点心。那时正值学校放暑假,我每天都到小剧场帮助父亲卖冰棍、汽水。到了冬季放寒假,我同样到剧场帮助他卖冰糖葫芦。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每时每刻都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依旧有很多观众到剧场的小卖部看望我的父亲,只是简单地说几句话就很快地走开了……

到了六十年代,父亲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被恢复了演唱权。当时前门小剧场正在搞计时收费的演出,我多次看到很多观众专程赶来看父亲演唱,由此可见,父亲在观众心目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

我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可以说从我记事那天起,就是听着单弦长大的,耳濡目染被熏陶了几十年。记得一九六二年,北京市曲艺团招收第二批学员,父亲让我报名参加考试,考试前经过父亲的辅导,我的单弦演唱得到了很大提高,由于我政审没有通过,不能被录取,而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张辛元、李金斗、王谦祥等都顺利进入曲艺团学员班学习,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父亲是摘了帽子的右派,我被挤出了曲艺团的大门。



曹宝禄先生幼子曹寿生近影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又一次被列入专政对象，被集中在曲艺团里不允许回家。有人告诉我，父亲由于患病被团里的红卫兵带到北京第二医院就诊，我知道后立刻赶到医院，因为担心有人认出我，带了一个大口罩坐在父亲身旁。当时给父亲看病的大夫认出了他，在看完病后，大夫惋惜地说了一句“以后我们是听不到你演唱的《五圣朝天》了！”普通的一句话，说出了观众对父亲的爱戴之情。

七十年代父亲得以平反昭雪，被安排继续回曲艺团里上班。当时曲艺盛行演唱单弦《一盆饭》，父亲给学员上课也只能教唱这一段，其他的曲目都不敢教唱，由于我每天跟随父亲身边，所以也就学会演唱了。

当时学唱单弦的女孩子比较多，而男孩子相对较少。那一年北京市曲艺团再次招收新学员，我又一次报了名。记得考试那天

是在西单剧场后院办公室,虽然我当时演唱了一段《打渔杀家》、两支岔曲和联珠快书《碰碑》,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影响,对父亲和我形成了很大冲击,所以最后我依旧没有被录取。

事已至此,父亲对我说:“咱们立志不干这一行!”事实上我知道,父亲是多么想培养我接他的班,继续从事这一行业。

我母亲在八十年代初就去世了,父亲步入晚年,退休在家。为了照顾好体弱多病的老父亲,我与爱人每天既要上班还要安排好父亲的日常生活,同时,还要照顾年幼的女儿。

在平常的日子里,父亲每天除了阅读书报和写墨笔字,就是对着家里惟一的录音机自唱、自说、自录,他希望将自己多年的演唱经验保存下来,他说这些资料以后都会有用的。

退休后,父亲的哮喘病很严重,身体多年来一直不好。可是,如果家中有客人来访,父亲会立刻将病痛忘在脑后,谈话时精神矍铄。每逢谈起当年的往事,更是滔滔不绝。记得那时中铁文工团退休的老弦师王芝兰先生经常来家里,他们老哥俩聚在一起,说、笑、弹、唱很是开心,目前家里现存的珍贵资料很多都是那时保留下来的。

尽管父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每当播放他老人家的演唱录音时,就好像看到他走上舞台那英姿飒爽的脚步、栩栩如生的表演,仿佛听到台下如雷的掌声,使得我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父亲的回忆录《曲坛沧桑》就要面市了,他老人家多年的愿望也要得以实现了,等到曲艺复兴的那一天,相信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就可以欣慰了!

此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刘士杰研究员和中国北方昆曲剧院张卫东先生大力协助,已仙逝的张玉林师兄也为此书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曹寿生

二〇〇〇年七月

作者的话

时光如流，岁月不待，屈指人生历程，我已经历了七十八个春秋寒暑。人到了晚年，常好回忆往事，这是人之常情。正如龚定庵那句名言：“人生思幼日”。我怀念过去，并非因来日无多，聊以自慰，而是要记下我七十多年坎坷的人生经历。给读者，特别是曲坛上的青年同行、同道们和曲艺爱好者，留下自己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以及单弦艺术的有关资料，以推动单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使之为发展高尚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有成效的贡献。

积六十多年曲坛生活实践，我得出一条真理：一个曲艺工作者的说唱表演艺术水平的高低，固然离不开刻苦学习、钻研、探索和多方面的借鉴，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但更



1979年在北京第四届文代会发言

重要的是，离不开人民的生活感情、语言，离不开民族历史的发展。我们祖国的任何一种表演艺术，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们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就“单弦”来说，从清代乾隆年间创兴“岔曲”始至今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它的许多曲牌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从各地方剧种、民间小调中吸收、融会、发展、演变而成的。单弦是经过无数前辈表演艺术家们不断的创作、实践而成的，它是那些前辈先生们，从失败中得出教训，从成功中获得经验，一点一滴、一辈一辈地积累、继承，不断加以丰富、创新，流传至今的，它带有北京的地方特色和泥土气息。它的说白、它的唱腔，和北京人民的语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北京人民从学说话起就和本地乡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喜好单弦这种说唱艺术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可以说单弦和北京人民有血肉的关系。一个单弦演员，在这些方面体会得越深，他的表现力就越强。

我们曲艺面临一个要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要用曲艺形式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其中包括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表现我们的历史和直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在这方面，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说新唱新”，在各时期中创造了不少为人民所喜爱的节目，充分发挥了“轻骑兵”的作用。直到今天，活跃在曲坛上的青年同行、同道，还在以满腔的热情创造、宣传深入进行经济体制和科技、教育等体制改革以及新人物、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这就要求创作上，一方面从传统艺术中汲取创造新艺术的灵感，一方面直接从生活中吸收养料，并根据它去从事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由此推动传统艺术的推陈出新。这样才能使曲艺事业振兴起来，才能把曲艺艺术迅速提高到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方面上来，才能创作出富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新节目。这一有时代意义的重担，就落在青年同行、同道的肩上，这正是我写此书的目的。

目 录

序言	1
我的父亲	1
作者的话	1
曲坛沧桑	
我的童年	3
拜师学艺	7
天桥中华落子馆	12
串巷子	15
走堂会	18
跑码头	21
另起炉灶	24
学唱单弦儿	31
艺途坎坷	33
重操旧业	36
走上广播电台	40
在哈尔飞大戏院	46
随刘宝全慰问二十九军将士	49
在日伪统治下	53
“光复”带来的新灾难	63
艺人也受人尊重了	67

难忘的两场演出	70
赴朝慰问最可爱的人	75
北京市曲艺团诞生	86
到康藏慰问解放军	89
我被剥夺了演唱权	96
整理传统节目和改革梅花调	98
“文革”浩劫	102
浅谈单弦儿的演唱艺术	106
⊙ 说白艺术	106
⊙ 唱的艺术	112
⊙ 四声的掌握和运用	115
⊙ 五音、六律	117
⊙ “石韵书”与外籍教授的来访	119
⊙ 硬书与黄鹂调	124
⊙ 演员与伴奏的关系	129
⊙ 博采众长、为己所用	132
⊙ 演员与观众的关系	137
⊙ 单弦儿的表演	138
⊙ 八角鼓的弹打	142
 曹宝禄演唱代表作品选粹	
第一部分 岔曲	150
岔曲	154
腰截	166
黄鹂调	171
第二部分 联珠快书	173
联珠快书	174
闹天宫	176
蜈蚣岭	178
碰碑	181